

略評江著《臺灣佛教史》

吳相洲

去年（二〇〇九）春季學期，我到台中逢甲大學任客座教授。一日偶然在書店裡，看到了江燦騰教授的《臺灣佛教史》（台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二〇〇九年三月第一版），心裡覺得格外親切。十多年前，江教授曾罹患難治的「多發性骨髓瘤」重症，為此截掉了右大腿髕關節上長達十公分的整塊大腿骨成了長短腳，必須持雙拐才能走路，此後還一直與病魔艱辛地抗爭，所以須坐輪椅才能工作，也成了他多年來生活上的常態。因而，迄今我還能在異鄉的台中書店中，親眼看到他的這本新書的出版，這說明了他身體尚健，一直筆耕不輟。

事實上，在此之前，也就是早在二〇〇八年元月，我生平首次跨海來到台大和逢甲的訪問期間，也曾由商鼎文化出版社的負責人廖雪鳳女士做東，曾與江教授、江夫人一起在臺北市區內的一家飯館吃飯。當時，他曾告訴我，他正在吃一種美國產的藥，頗有效果；不過，其他吃這種藥的病友，則已經統統不在了。他十分樂

觀，由嫂夫人陪伴，借著拐杖，自己駕車來去。但是當時賢慧的嫂夫人，是非常擔心他的身體，很怕他染上感冒。

所以，二〇〇九年二月中旬，我又到逢甲客座時，因忙著教學、研究，一直沒有去看江教授。直到六月份我太太來台探親，才一起到竹北市去看望江教授夫婦。令人稱奇的是，他的病居然全好了！

我們都十分高興，並約在竹北市的一家素食餐館裡吃中飯。這次聚會成為我此次來台四個多月臺灣生活中，最難忘的情境之一。吃飯時，江教授便拿出了一本他才剛出的新書《臺灣佛教史》送給我，並非常興奮地不斷的講述著：他在此書中的各種論述觀點、和整個艱辛的漫長寫作過程，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。

其實，江燦騰教授早已是海峽兩岸佛教研究界熟知的學者，特別是他對臺灣佛教史的研究，用力尤勤。所以，迄今為止，他已相繼撰著有：《臺灣佛教百年史之研究（一八九五——一九四五）》（台北：南天，

一九九六）、《日據時期臺灣佛教文化發展史》（台北：南天，二〇〇一）、《聖域的踏尋——近代兩岸漢傳佛教史的考察》（蘆洲：博揚文化，二〇〇八）等共十餘種相關專書，正式出版問世。

至於這部才剛出版的《臺灣佛教史》一書，則可以說，是他多年對臺灣佛教史研究成果的一種主題性建構而成的，有將近三百多年來台灣本土佛教通史的「方便表述」。此一全書的內容雖已厚達五〇〇多頁，但在此書中仍有很多章節的內容說明，只被作者提綱式地扼要點到而已。由此可以看得出，還有很多原有的豐富內容，曾被其基於全書篇幅已過於龐大而加以省略了；至於他對台灣歷史上各個時期有代表性的佛教人物和相關事件，他則依然做了較為具體的和極大篇幅的生動描述，由此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本書作者的上述安排和現有的書寫表現方式，都曾是他個人有意精選過和已巧妙安排過的鮮活的預計效果所致。

因此他在此書的全書架構之主題呈現和相關陳述的脈絡之發展，都能因而使運思的進路主從有序、所欲達成的預設的詮釋內涵可以輕重分明的完整呈現、並使全書整體表述的邏輯推演，也能因之環環相扣，毫無鬆懈之處。全書也因而讓人讀來，非常流暢易懂，可見他在

此書中所運用的，各種駕馭文字的高明表達技巧，也堪稱已達一流之境，非常值得吾人對其高度的肯定。

全書共分三卷，第一卷是「臺灣佛教早期的歷史（一六六二——一八九四）」——從明鄭時期到清朝統治結束，共三章；第二卷「日治時代臺灣佛教史（一八九五——一九四五）」，共十一章；第三卷「戰後臺灣佛教現代史」，共八章。

本書的作者江教授在其書中描述了臺灣地區近三百年（一六六二——二〇〇八）來本土佛教的發展歷程。他把臺灣佛教活動放到整個社會活動當中進行考察。因為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活動固然有其獨特之處，但佛教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。他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等視角，審視臺灣佛教活動的各個層面，不僅使臺灣的佛教活動本身得到了更為完整的描述，而且對這一活動種種成因做出了有說服力的解釋，實現了他在〈序〉中曾極力宣稱所要追求的「深度描述」效果。

例如在描述日本統治臺灣時期對臺灣佛教影響時，就指出因日本統治者早期奉行教育和宗教分離的政策，使得日傳佛教與臺灣佛教得以平行的發展，而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，日本統治者加緊了皇民化的步伐，開始對臺灣佛教皇民化的改造。

本書的作者江教授在描述戰後臺灣佛教史時，著重描繪了大陸來台僧人，由最初被當作「無業遊民」受到迫害，到後來被當作繼承中華傳統文化教化百姓擁護政府的力量，而受到善待的戲劇變化過程，都是他擅於從政治角度對佛教活動所作的詳細過程分析。

本書的作者江教授還時常從戰後台灣經濟發展的角度，來分析各種相關的佛教活動。例如他對佛光山崛起與當時臺灣經濟轉型的分析就是典型，他於書中清楚地提到：「佛光山初期教勢的拓展，幾乎與臺灣社會的脈動同步，因正當星雲從宜蘭移居到高雄逐漸站穩腳步之際，臺灣南部正好陸續出現加工出口區，在這段時光裡，臺灣的經濟形態開始急劇轉型，導致農村年輕的勞動力紛紛投入到大都市邊緣的加工廠，而這時星雲的佛光山剛好在大樹鄉出現。許多離鄉背井的『田莊少年』爲要尋找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，便在精於宣傳、擅長說教的星雲引導下，成爲佛光山初期的基本信眾，何況佛光山又是他們假日休閒的好去處。」（第三八八頁）像這種描述，就給人以信實之感。

本書作者還從台灣現代資訊傳播科技發展的角度解釋佛教活動。如對慈濟功德會崛起原因的分析：「慈濟功德會臻至今日的成功，其實還得感謝證嚴的弟弟王端

正。這位原出自媒體記者的人物，非常瞭解掌握媒體關係的重要性，他不斷利用各種管道替慈濟造勢，包括廣播時段、電視時段。慈濟又擁有自己的刊物，可說是目前臺灣掌握媒體資源最豐富的團體之一，而它在媒體宣傳上的投資，恐怕也是最多的。……證嚴在經營慈濟功德會的策略上，把宗教性和非宗教性的慈善事業做區隔，讓事業體由臺灣的主流精英來籌辦和管理，非常正確地規劃了事業發展的方向，再倚靠造神運動及自食其力的優勢，在媒體的充分配合下，很迅速便征服了臺灣社會，威力之大所向披靡，影響力還漸漸擴散到亞洲之外的地域。」（第四〇五頁）這種描述也給人以新鮮之感。

這部臺灣佛教史，材料豐富，見解深刻，描述策略得當，而給人印象最深是在歷史描述中體現出來的知識份子的批判品格。

書中對各個時段臺灣佛教活動的是非功過作出評判，就連對臺灣當下聲勢巨大的四大佛教團體——佛光山、慈濟、法鼓山、中臺山的評價也還不例外，既充分肯定了他們的發展策略，也分析了他們的各自問題。

有關這一點，從書中各小節的標題上，就可以窺見一斑：「『經營大師』星雲封山盤整與政商關係」、

「經營佛光山開創商業化典型，星雲一手拈出無限商機」、「慈濟功德會步入高原期？」——期待諾貝爾獎的肯定」、「現代禪學與都市企業結合：聖嚴的法鼓山獨樹一幟」、「中台禪寺基業處在剃刀邊緣」，等等。文如其人，書中雖然是在敘述過往的歷史，但仍能時刻感

受到本書作者江教授當下為人之一斑。

作者：吳相洲，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

E-mail: wuxiangzhou@solcnu.net

地址：北京海澱區西三環北路八三號。

郵編：一〇〇〇八九

太虛大師法語

由諸行無常求合理的進步

佛教說諸行無常，是指明宇宙間的萬事萬物，無時不在生、住、異、滅的流動、變化、無常；但這種遷流變動，非死板的或機械的，而是極活潑活躍的流動推移。在這事物活潑流動的變幻中，倘不明事物的真相，則覺得世間事物的流行變化，是衰敗的、破壞的、沒落的現象。若能認得佛法中所謂的流行性質，萬物由因緣輻湊而成，變動不常，事物的好歹，都是由個人自己心力的活動和身力的行為的力所轉變的。好的是合理的進步，歹的是悖理的退墮。我們人的天性，是不時在合理的求進步的進程中。那末、其進步的結果，自然一切都成為美的、善的，這是我從二十年的回憶與今日感想。所以、現前大眾，如能認識事物的真相，所有動作，皆適合於事物的真理，向合理的方面求進步，則在「諸行無常」的原則上，而由心力、身力合理的活動，一年自然會較一年進化。正

因佛教中說諸行無常，遷流變動，輾轉遞嬗，非機械的、死板的，是活潑的、生動的，是由各人心身的原動力可以改變的，認識事物的好歹而求合理的改造與建設的；所以、知道佛教說諸行無常，絕非消極的或厭世的，而是積極的，是益世的。同時、亦正由諸行無常，可以徹見天地萬物的真相，如明鏡當臺，胡來胡現，漢來漢現，鑑察諸法的好、醜、美、惡、由自心活動的力去改造，我欲其存則存，我欲其止則止；是知其求進步是積極的、益世的；這把握、唯在求諸自我而已！

根據此理，無論其為社會、國家、民族，乃至全人類世界，都能合於事物原理去求步，則其進步自然趨向於真善、真美的方面；從此不善進於善，不良進於良，其進步臻至登峰造極，最高的表現，在佛法中講，這個世界就已成為清淨之土。